

先于其他圖書。

开辟毛主席著作閱覽室：我館为便利讀者在館內閱覽政治圖書，和扩大宣傳，停閉了青年自修室，开辟一个毛主席著作閱覽室。花了几十元錢就把这个室設置起来。用讀者的話來說是“庄严、朴实”。牆的四周把毛主席著作單行本按發表先后进行陈列，并写簡要說明，說明毛主席著作的偉大意義。室内桌上放着五部毛澤東选集和数十种毛主席著作的單行本。并有对毛主席著作的研究圖書数十种。室内还有一部分馬恩列斯著作。所有陳列的圖書全是开架閱覽。这个閱覽室九月初和讀者見面以来，很受讀者欢迎。

### 开花結果

撫順市館加强政治圖書宣傳与推荐工作，虽然

仅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已經看出它的成績。不仅在政治圖書流通的数字上从过去的3%左右，增加到30%以上，最高达45%；在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羣众、配合当前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上，也起了一定作用。有不少讀者在我館較有系統地借閱政治圖書。有位工人讀者（共产党员）在借書时說：“同志，我皮气不好，看什么書好？”我館 推荐給他劉少奇同志著的“論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很满意。

我館在这方面虽然作了一些工作，取得一定成績，但也还存在一些缺点。羣众活动還沒有紧紧地配合上；如何进一步提高口头宣傳与推荐的質量，針對不同对象、不同要求推荐政治圖書，还存在一些問題。这些都須我們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以改进。

## 出納員工作就是單純的借書還書嗎？

趙克明

据了解圖書館中有些人（甚至包括领导干部）对出納工作很輕視，不願做出納工作，或不願把水平較高的工作人員分配到借閱部門。那些水平高的工作人員本人，如果被分派搞了出納工作，便認為是“大材小用”，感覺委屈，甚至于說这是“浪費”。这类事实和現象曾屢聞屢見不鮮。武汉大学圖書館学系在辯論不安心于专业學習的問題时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比如有人說：“出納工作就是借還書”。又有人說：“一个工友拿一本書和一个大学生拿一本書有啥两样？大学生拿的那本書也不会生出花来！”这些不正确的看法在辯論会上虽然會受到批判，同时經過整風，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思想認識也有所提高，但是这些脱离社会主义原則仍然沿襲資產阶级办館思想和作風的錯誤認識和作为，还不見得完全被消灭，因而，我認為，这一問題还有再提出来加以論討和澄清的必要。

我是个出納員，我想根据自己在工作中的点滴体会來談談這一問題，請大家看看出納員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我的体会可能很膚淺，看法也可能不够正确，除希望对我提出指正外，更希望大家參加這一討論，把一切不正确的思想認識都批判糾正过来，从而使圖書館中面对讀者的工作更为加强和服

务得更好。

我曾在高等学校圖書館工作，我要講的也只是我在实际出納工作中的体会以及我們館对一个出納員的要求。現在分几个問題來談。

第一，对于出納員的思想要求。出納員是馬列主义的宣傳員，应当坚决地把住这个陣地，貫徹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則。对于書籍的流通，出納員有政治上的責任，出納員如不自覺地把反动書刊、黃色書刊以及各种荒誕圖書流通出去了，这就是丧失了阶级立場，放棄了陣地，应当受到严厉的批評。在今天，根据社会主义革命飞跃發展的要求，要拔掉白旗，插上紅旗。做一个出納員应当拔什么？应当插什么？不是很顯明嗎？所以說，一个出納員的任务并不是單純的借書還書，而是要求每个出納員都有鮮明的无产阶级立場、高度的社会主义思想覺悟，应当做一个紅色的出納員。

第二，对于出納員的文化要求。出納員要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最低应具备广泛的各門科学基本知識，以便向讀者推荐圖書和指導閱讀。

第三，对于出納員的业务要求。出納員首先要懂得本校教學方針和教學計劃；其次应熟悉本館藏書內容；再次还要掌握俄文和中文古典圖書的出納

工作。

下面再具体談一談以上三个方面的要求。

一、要有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敏感性，注意当前的思想斗争。

(一)經常注意書刊評介和閱讀有关的专业資料，对于那些已經受到批判的書籍应当及时向讀者揭示。揭示方法可采取資料剪貼。如1955年华崗著“辯証唯物論大綱”出版不久，大家由于不了解，当时借閱的人很多，但很快該書就遭到了批判。这时出納員就要馬上把批判的資料剪貼出来，以免讀者受到影响。又如借閱“約翰克利斯朵夫”小說时，出納員就应当告訴讀者要參考“讀書月報”1958年第2期—第5期“關於‘約翰克利斯朵夫’的討論”。这样就可以帮助讀者對該書有正确的理解和認識，可避免受到消極因素的影响。

(二)提高理論和思想水平，以便識別各种反动的和具有錯誤觀點的書刊。同时，还要注意資料中揭露和批判它們的文字，或請專家帮助鑑定。例如“通俗資本論”(馬克思著，博洽德編，李季譯，神州國光社出版)和“資本論入門”(石川准四郎著，神州國光社出版)，这两部書实际都是托派冒充馬克思的名义或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招牌来进行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出納員有比較高的理論修养和丰富的常識了，否則是識別不了的。

(三)对反革命分子所著的書刊当然一律禁閱，停止对一般讀者流通。例：胡風反革命分子的書刊，在反胡風斗争当时報紙已經公佈了他們是反动派，就应当采取措施停止流通，不一定等待上級指示。出納員也有責任加以控制流通。对于右派分子的作品，虽然要以政治上六項標準来衡量它們的內容來決定是否提存，但我們在出納时对于未提存的書籍也絕不能向讀者推荐。所以出納員必須注意多閱讀各種報刊資料，否則不了解哪些人是右派，又怎么能保證不会推荐錯了呢？

二、主动地向同学推荐圖書和帮助选择圖書。

(一)要熟悉一种書都收在几部書中。比如馬列主义經典著作的單行本，在館藏全集、选集、文选或其他合刊中是否有？如有，讀者借單行本而庫內沒有时，便可以主动地把別种書收有該書或該文的書借給讀者，滿足他們的需要。

(二)要熟悉本館的分类法。即或讀者不知道

他所要借的書的号码，出納員也应当能够根据書名判断在哪个类中，直接从架子上取出借給讀者。对于某一門學科門類館藏有些什么書籍要熟悉，特別是与本校課程有关的主要門类。比如有人要借劉大杰著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假若該書已全部借出了，出納員应当向讀者推荐庫內現存的其他文學史方面的書籍，不应再叫讀者去查卡片，因为目录中反映的書籍，不一定在架上都有。目录究竟是死的东西，我們出納員不能單純地依靠它；也不能只是被动地給取書，还应当成为書籍的主动宣傳員。又如讀者來借苏联惊險小說“秘密路”庫內沒有时，可以馬上列举其他內容相似的書名，如“冒名頂替”、“紅色保險箱”、“底薩河畔”等等，这样出納員就是活的目录而不是机器入了。

其实这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問題。如果以資本主义的态度对待讀者，那就是你要啥我拿啥，沒有，你倒霉！要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風格來对待讀者，那就不是这样了，而是积极地、主动地、热情地向讀者介紹、推荐，使讀者高兴而来，滿意而去。我們要坚决地走后面一条道路。

(三)掌握各書的版本，推荐好書。如外文翻譯的著作，应当知道哪种譯本好。例：有人借恩格斯著“自然辯証法”，館藏有曹葆華与杜畏之两种譯本时，应推荐曹葆華的譯本。又如苏联小說“我們这里已是早晨”(王民泉等譯)另外还有章丛蕉譯的“庫頁島的早晨”。我們应当知道这种情况，并向讀者推荐前一譯本。

三、对高等学校的課程应有概括的了解，要知道每个系开几門專業課，每門專業課的主要內容是什么，用什么做教本，每門課有些什么主要参考書和一般参考書，館內对于这些方面的書籍收藏情况怎么样。出納員还应当了解本校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以便机动灵活地調配圖書。

例如：“普通物理学”(福里斯等著，梁宝洪譯)，物理系和化学系都用。可是它們的教学进度不同，因此，在物理系用完后就可以發給化学系用。这样可以不致影响教学，同时又可以节约圖書購置費并提高圖書的流通率。

其次，高等学校圖書館具有科学圖書館的性質，所以在藏書方面有很多外文圖書和中文綴裝圖書，如果一个出納員不懂外文或沒有对于古舊的基本知識，是不能担任出納工作的。因此，要求出納

員對外文書籍起碼能看懂書名、著者及出版項，對中文古書起碼能拿起一函書能找到書名、著者、版本、卷次，並知道屬於什么類。

四、出納員應具有細致的科學工作態度，不允許有粗枝大葉的作風，因為圖書館工作本身就是非常科學的，如把一本書上的索書號弄錯了一個字，就會大大地妨礙工作。

例：把 924.12/005 的書號排在 924.2/004 的後邊時，讀者來借這本書時是找不到的，因為在架上它們的距離很遠，怎麼會想到是放在 924.2/004 的後邊去了呢？這時出納員一定會認為該書庫中沒有（我館書庫和出納工作在一起）。這樣，一方面不能滿足讀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反而把書積壓在架子上，這豈不是嚴重地影響了工作？另外，要求出納員對讀者要有耐心的服務態度，應做到“百問不煩”、“百拿不厭”。動作還要迅速。總之，一切應從讀者利益出發。出納員應當具有高度的道德修養。

從以上簡單的事例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出納員的工作並不是像某些人想像的那麼簡單，而是需要在各方面具有相當高的水平的。所以出納員的工作絕不是單純地借書還書工作。特別重要的是，出納員不能是機器人，僅僅被動地在搞借閱工作，如果有人這樣做，那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工作作風，是要不得的，我們應當拔掉這樣的白旗，插上全心全意為讀者服務的紅旗。

我想一切借口說“出納工作是浪費人力”、“應由工友來做”等等的人，都是缺乏共產主義的人生觀，不願意為人民大眾服務，在思想深處都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名位思想。這種錯誤思想應當在全國大躍進、興無滅資時代里完全被剷除，樹立不計較個人名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使我們圖書館中的讀者服務工作躍進、再躍進，迅速地、徹底地改變面貌。

## 浙江省圖書館關於外文圖書採購原則與標準問題的辯論

### 黃景行

浙江省圖書館在整改階段，根據羣衆在鳴放中所提出的若干意見，由臨時成立的業務研究小組討論並提出初步意見後，緊接著在二月上旬連續舉行了三個業務專題辯論大會，這三個專題是：1958 年本館工作方針任務；圖書採購的原則與標準；目錄制度問題。

在這篇短文中只談談關於外文圖書採購原則與標準問題的辯論情況，基本上是綜述了當時會議中兩種不同意見，但裡面也參加了一些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辯論中爭論最激烈的是外文圖書採購範圍問題，其中包括圖書內容和文字兩方面。有的同志主張外文書籍採購應以俄文為主；有的則認為根據當前實際情況以及由於中國近代社會歷史關係，能利用英文書的人較多，懂日文的人也不少。他們雖未直接了當地主張外文採購應以英、日文為主，實際上是認為以俄文為主的外文書採購方針是不恰當的。從表面上看，也許覺得不無理由，但我以為這是一個向國外學習的方向問題。肯定地說，我們應該首先學習蘇聯各方面的先進經驗，其次才批判地吸收資

本主義文化中對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有參考價值的東西。難道可以一視同仁，客觀主義地進行外文圖書的採購嗎？何況且，經過解放後幾年來的俄文學習，很多科學研究工作者已能閱讀、翻譯俄文專業書籍呢？

辯論中也涉及到外文圖書採購的文字種類問題。一般却認為俄文書以外的外文書基本上應以英、日文為重點，他如德、法文等，因為流通範圍究竟比較窄狹，應該有限度的選購。

除了文字範圍問題外，還有學科範圍問題，爭論也很熱烈。大多數意見認為：俄文書可以較廣泛地選購，其他外文書只限於科技書籍，社會科學及文學書籍不購。相反的意見是：省圖書館是一個綜合性的大眾圖書館，讀者面非常廣，應該補充各個學科門類的書籍。這些同志主張俄文書以外的外文書採購不應排斥選購少量西方社會科學名著以及優秀的進步藝術作品，認為省館有必要逐漸積累世界各科代表著作的原文本，以豐富館藏，供研究人員參考。在討論中具體聯繫到像售價二百余元的法文原版“巴爾扎克全集”這樣的書是否可購的問題。有的同